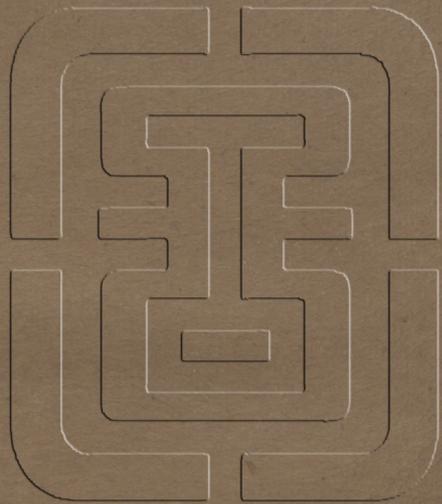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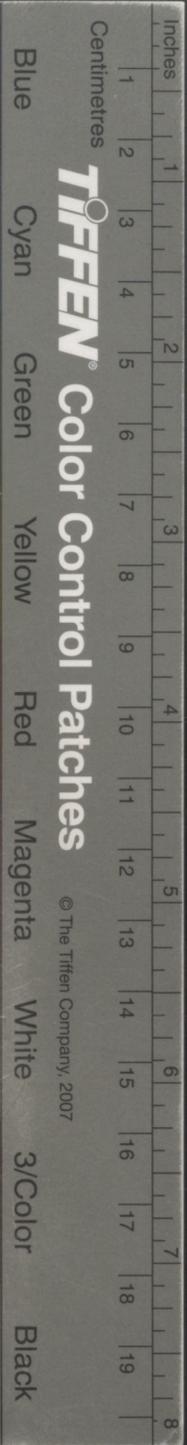


1782



柳待制文集

八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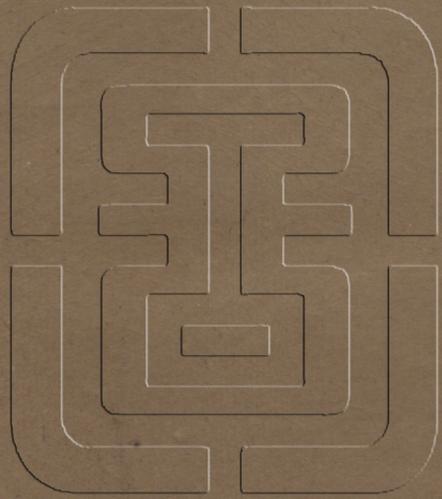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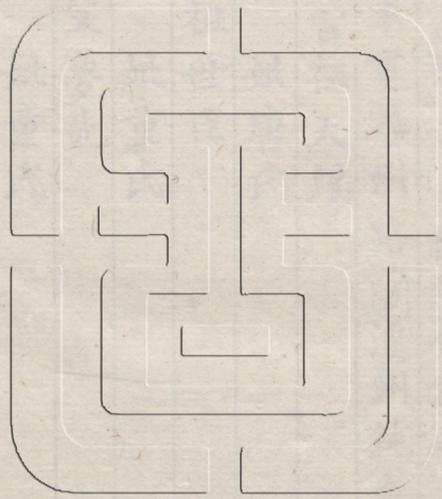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

行狀

故宗迪 工部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本貫婺州路蘭溪州純孝鄉循義里

曾祖天錫

妣唐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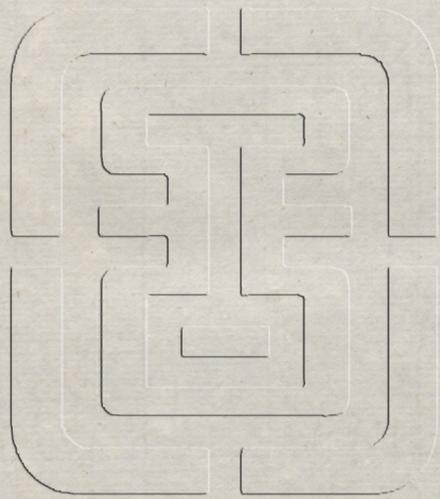
祖世臣

妣童氏

父夢先

妣童氏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  
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為彭城之宗譜言世本



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為劉氏譜要為有所  
證矣初繇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溪三峯桐湖  
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迪諱明偉紹興初以耆行  
賜爵又徙蘭溪桐山山下而其羣從一姓有曰某府  
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  
若父父嘗患疽齋禱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  
喪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為孝  
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於  
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  
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繫之以  
是名耳迪功子二十一府君諱澄生三子生業益裕

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  
為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  
立長子干八府君諱世臣於先生為祖蚤孤而能宅  
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  
散翁諱夢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尚嶄然祖母唐  
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  
克茂翁實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  
將震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  
而真甬復升屋大乳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  
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  
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

四十八  
即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  
君諱琳自欲命後其長子章敬翁府君許之八年遂  
往為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郡博士弟子貢堂試  
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  
反自悔其所為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  
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  
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為童子科學  
問詞章望于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  
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  
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為之介年二十三迺即  
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嚴王公必敬嚴名監司  
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

章曰見敬嚴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觀  
五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為令兄也元章即  
為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  
先焉今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  
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  
焉初見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  
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  
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  
又因魯齋以進于此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  
所以仰慕之意且應叙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  
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  
截斷為人併以為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

徒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  
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巖歸宗之命間以問之  
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披復有子上承父命歸  
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對齊何人也孔子  
既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對  
齊夫子以為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  
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為不安其議遂  
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即歸宗  
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  
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  
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為之服齊衰期以報變  
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

尤肆力于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  
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游杭都諸公  
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擣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  
其阡危迺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切郎史館編校起  
之則已不及於用天苟郡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  
釣臺書院字棟雖具誦絃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  
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廡禮來聘將脩文憲上蔡故事  
其書曰此邦之士知尚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  
能貸夫利欲之日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  
而張雅道況其地靚深幽曩士習于此果能專一其  
志向而以讀書脩業為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  
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愔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

少哉先生感其言為之一起至則曰嚴先生懷仁輔  
義之說攬獲仁義之奧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  
學真足以動夫人也于時宗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  
繹騷先生之居尤与盜近日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  
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  
蕭詠而是心也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  
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頗知宗向羸粮景附躡  
屨雲從戶屨常滿而以禮為羅關塾延致惟恐或後  
於夫疇昔氣誼之宗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  
切為人即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  
公之於論益製集註多曰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  
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

而略之今皆為之脩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  
孟攷證迺若大學文公既為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  
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  
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為指義以  
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  
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起然自悟擲脫  
眾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脉絡通貫  
中間枝葉与夫訛謬一一易見曰推本父師之意心  
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考證字  
文之誤表諸四關之外曰尚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  
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  
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

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  
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頌不幸不得見帝王  
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  
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  
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  
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  
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  
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  
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  
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  
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  
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弼曰中文尚書

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  
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  
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  
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  
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  
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  
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  
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  
或不無遺漏旅失之憾予茲表註之作雖為踈略苟  
得其經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緼固在夫自得之  
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  
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

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按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曰為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

作外紀以記前事願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苟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

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  
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  
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  
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  
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恹然淚涕曰生民厭亂久矣  
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  
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  
其絕稟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脩之  
充聞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註以  
服嚴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  
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凡  
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為浚恒之求深鉤其玄探其賾

而不為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  
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飲之域迨夫晚  
莫意雋見疑心和體舒所叢皆粹盜所趣皆寬平於  
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不冒大和之內而無回護掩  
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  
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  
非意之于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已久与之居  
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心肅襟造請方羣疑塞  
胸膠轕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固吝  
消亡隱匿軒露如人有疾疾察脉製齊適其浮沉滑  
瀉之候而中夫攻尉補瀉之宜動悟孚格不俟終日  
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

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薦於分義先人後已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取取在抱為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心如御一車以行大達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扣鸞揚鈴聲律度數脗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文人行皆自以為得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披期底于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定

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當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為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當世巨入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無薄則孝按禮制而為之議曰為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欄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絹鉤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有存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為

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  
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為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  
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公子朱子皆云用極  
細布為之則深衣之布用紵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  
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天子若喪父而  
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為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  
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  
巾代之而加絰於冠可也加麻之經總服之經也今  
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紵  
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与治喪者首  
遵用之而先生曰亦有考於深衣之制為之外傳又  
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

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  
不可闕也先生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夫  
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穎  
次類次頡頏有志於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  
下文定為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  
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為農田百畝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疆弱予  
力貧體弱不能為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為庶  
幾其中中不能為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  
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即葬仁山後隴所註  
書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

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  
曰昨非存藁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  
新藁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藁者丙子以  
後之作曰仁山噫藁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  
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尖子之憾而身後  
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叅訂  
訓義於易大傳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  
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確  
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叙而類次  
之名為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成公  
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為宗之一經  
而顧未有為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為近思錄發揮未

詮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  
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為製序而屬之文定之  
孫宗玉先生歿時凡所註書僅僅脫藁而未及有所  
正定故恚以授許謙謙尤能遵稟遺志益加讎校今  
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  
祠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  
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  
程張邵五夫子重繼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  
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  
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  
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霽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  
變龜龍麟鳳之蓄不多於鴟鴞蛇虺之羣章明開拓

之未幾而蠱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為闔闢  
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為學術消  
長之候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  
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  
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  
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  
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全而傳註訓釋之混於得失  
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經挈  
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濫潛思終於真積力踐行  
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即精  
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  
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

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  
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真實刻苦之訓而  
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  
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  
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  
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克之於己者也盤溪  
之步趨歲寒之講切盤溪文憲堂砥立志持志之訓  
謨嚆濟道腴而游泳聖涯其資者深所造者遠矣  
雖進不得為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  
直之知為常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為陶元亮之任運  
歸盡而其心願為魯仲連張子房者尚瞭然而不誣  
也筆黹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

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  
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向王  
二氏之鳴道於婺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  
輩若先於先生而文憲蓋嘗引以為友學尤邃於經  
亦不遇以死文憲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  
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貫  
實單弱早歲回緣父友幸嘗洒掃師門而少長屢遭  
家難為貧游仕有志弗彊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  
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屑與之  
友先生之有望於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  
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貽書趣就編簡而謙亦未嘗  
不以是事為已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

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竭塵  
來山中屬筆於貫貫雖不敏誼不容辭於是即其家  
求其文關於出處之大要者而叙次之併追繫昔所  
逮聞為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  
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  
真元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沒身它日汗青有紀  
傳之儒林傳之獨行惟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  
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門人前太常博士柳貫  
狀

元故退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  
狀

曾祖伯信宗故迪功郎累贈朝散郎

祖夢炎宗故朝請大夫致仕

父堦宗故承節郎

公諱鑄字希顏婺之義烏人姓黃氏黃維吾婺望宗  
雖豫章雙井之黃亦由之以從義烏黃氏家譜有昉  
者復自豫章歸居浦江於太史公庭堅為諸父行子  
景珪生琳娶靖康東都畱守忠簡宗公女弟始又自  
浦江徙居義烏生子諱中輔字槐卿号細高居士殖  
學厲行嘗出遊行都題樂府辟太平樓上秦檜怒其  
譏已將捕寘于法而居士既潛歸晚以轉運使上其  
行義當得官未命而卒甥工部郎官喻公良能載其  
凡行于碑詳焉居士生子諱紹祖紹祖生子諱伯信  
累贈朝散郎伯信娶忠簡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生朝

請公諱夢炎起家淳祐庚戌進士為朝散大夫行太  
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  
致仕先配陳氏累封宜入次配方氏生承節府君諱  
堦堦用進納恩補承節郎少以疾廢娶徐氏徐氏秦  
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初朝請公  
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公囙金有女  
歸吳興丁氏而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  
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壻也於是丁氏屢有子矣朝請  
公即命以其第四子後製其名曰鑄而祝之蓋朝請  
公与王公同為宗氏甥而丁氏婦又黃之自出雖以  
異姓為後亦庶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既老公始  
來後年十六而朝請公歿杭承節府君疾不能執喪

公扶柩行涉濤江歸卜塋域反壤而樹既虞而祭人謂其知所慎重如是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江南內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巨至困於汜求之促數而偏於寇盜之侵凌傾貲破產易若轉掌公於其間獨能用柔術智隨物順成不泯忍以合汙不崖異以絕俗雖黠胥大輟亦忍不加侮賴是以卒全門戶無墜其先然性本夷曠遇人無貴賤皆樂為之傾盡賓客之至其鄉者款門求交則授館延憇倒壺命飲盡其歡欣往往別去漫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能記省為何人也公始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賦不區區求解於道德性命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合中年上下世變得其興衰理亂之故於諸史志傳

中細繹微言披發大義獨深會于心而未嘗屑屑為人言之作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吾心之範圍也平生無厚嗜衣取充體食取充口居常怡怡自得家人不見憂愠之容至其與鄰翁野老酣嬉淋漓有晉士之達而無楚人之怨以此終其身之死而不亂亦足值明禋當任一子推與其姪及既歿乃公致仕恩補公將仕郎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為泰定四年始以子貴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身服銀緋優遊仕祿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於寶祐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而卒於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公娶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封

宜人生子男五長潛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  
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次溥次淇其二人曰浩出後劉  
氏姑之子太學內舍生應龜更其名鼎曰滋即後公  
從弟頽滋四後父家益落其四以奉公上承賓祭者  
公一資之女三人長適賈師夔先二十年卒次適劉  
咸劉拱辰孫男六人禱樛梓  
陳克讓其一未行曾孫男一尚芳潛登延祐丙科至  
順二年由諸暨州判官滿秩召入詞林其夏扈從此  
都秋還及冬十二月望訖至京潛即日解所居官甫  
畱奔歸以卒之明年十月十三日葬縣北崇德鄉三  
釜山之原在秦孝子顏烏墓北三里而其南一里則  
朝散公三世大墓也方潛歸擇藏域相墓者曰維此

為宜而其地則故屬之公子出後劉氏者矣劉氏子  
鼎遂奉之以寔凡具塲甃仞窳穴微工傭興畚鍤其  
費一出於潛而不以諉諸其弟潛有祿食故也丁氏  
世家吳興之安吉儒林府吾之祖諱曄卒官中大夫  
太府少卿揔領淮東軍馬錢糧父諱伯庸卒官朝散  
郎淮東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慶元丙辰嘉定  
癸未進士也儒林府君初蒞主南陵簿故公生南陵  
廡舍兵後丁氏家廢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  
郎仁東來為嫁其稚姝而孝養府君與將仕終其身  
春秋家祭則別為位以祀丁氏之世曰吾以一身為  
二姓祭主禮固如是也吾子孫其謹識之某少辱公  
之知遂得與潛定交文字間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

潛取世科某亦濫巾仕版抗走南北垂二十年歸見  
公而公方以者俊為州里一鑑乃不意夫大耋之嗟  
已遽及之去年夏某游浙右潛以書追遺於吳門告  
公葬期意將俾某述公之世出行治以告于世之立  
言君子取文以表其際許焉而未及為今既復上矣  
其奚以辭故什而繫之如右亦用其所知者酬焉之  
義也謹狀

祭文

焚黃祭文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七月辛卯朔男將仕郎國子  
博士貫謹同便人南歸令男貞具家饌之奠昭告于  
先考高郵縣令贈承事郎府君之靈曰貫德薄能鮮

實不肖似偶承家慶忝有位序干

朝乃至治元年秋由國子助教進博士三年春

皇上推恩目下以及其先始載定褒卹之典而貫品

在第七於格得贈封父母妻其四月

命下遂贈先考承事郎先妣宜人而新婦盛氏

亦封宜人惟吾父早登科級甫從臚仕而屬當易

代卷道閑居蓋栖遲偃息餘七十年不幸不至上壽

以終積仁累行生既不享其隆沒猶推其餘以施及

于貫所以顯被

寵章迺昭來奠者若水有源而木有本也縻於官守

未能引去謹錄副本令男貞展奠墓下焚燎以告

靈其不昧服此

異數謹告

先泗州墓焚黃祝文

賈劣而多艱長始知學因緣齒士忝冒登朝比由太  
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學校躋秩五品於格得贈封父  
母妻既至官則以其名列上已樂命下先考承  
事府君加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浦  
江縣男先妣宜人加封浦江縣君恩澤之光照映  
門祚碩貫何人克遂臻茲是皆吾父吾母夙備  
全德不享其隆留以遺貫故得幸遭休洽之世蒙被  
孝治之福重封疊寵貴及泉壤豈惟肯胤之華抑昭  
積累之厚今以善代挈家東歸恭捧命書哭奠  
墓下并奉錄黃一通章服一襲焚燎以告魂兮不昧

服此衰嘉

祭七室浦江縣君盛氏文

昔我祖姑作嬪令族既壽而儀亦正以續曰是有連  
猶裳綴幅先六十年亂離刺促我泗州公弗堪荼毒  
往依姑氏趣于空谷遂与君家結聯袂厲時君方啓  
媚其在目我母曰嘻請婚予欲問年斯同不疑何卜  
納乎未幾母兮就木逮成配偶生理日蹙跋前疐後  
左棖右觸飾無華簪飯止脫粟賴君安之同憂共辱  
風雨飄搖一燈夜屋頽影誰傳君績我讀艱難困苦  
覲沾寸祿隨膝漂流川航塗轂留撫諸兒盡瘁鞠育  
微君自力雖顛巢覆我無他長研味荼積因緣齒士  
技等工祝拜命登朝游改章服中從外補出長閑局

載君偕往章江之曲官食雖薄亦有梁肉看弄三孫  
嬉戲相逐時節伸眉笑言謾謾小君之封寵數華縵  
自君得之如藝斯熟顧秦由約藏昭於伏神理在茲  
聞者莫燭滿秩來歸曰投倦足易著幽貞詩歌適軸  
期與君同料理松菊庶幾衰晚各保胡福天既厚之  
又奪之速俾君不返由我罪酷曉索孤憑宵齋獨宿  
孰視我裊孰調我餽夢啼成魘淚漬衽褥人生如電  
曾不轉瞬盛衰相尋何有羸縮駢駢夕陰隆隆朝旭  
究觀其終種不及稔君以艱生之死不贖歟有棺衾  
藏有菴築兕雖未立尚繫躬穆歸全之義君則何惡  
惟是貧家動若溼束六易暑霜僅終埋玉茲卜新阡  
荆山之麓奉君就窆車已載輓牢脩在送別君一哭

俟我同穴斯言可復

祭孫柩文

維至順三年歲次壬申五月己巳朔越十又一日己  
卯阿翁與汝阿爹阿姊以家饌祭于中殤童子阿柩  
之竟曰嗚呼汝果何為生也又果何為而死也汝性  
非警敏而知務學為家法習不佻輕而知順親為大  
行其言動頻笑適有類於吾而吾之所以愛汝異他  
兒者以汝為可託以嗣也去冬之十一月汝祖母死  
汝適店作既月乃止止而面目手足稍覺虛浮醫言  
濕熱在肝搏血所致法當進涼劑用其方服餌條進  
條退迨今春莫兩脚腕拘攣肺氣滿懣再更醫而證  
日以加氣日以微雖藥食交進未輟而忽奄然逝矣

吾蓋莫曉其故也吾幸以文儒忝有位序而家學之  
重顧後無繼大懼不能下見 祖 父居閑二年見  
汝誦書習字稍稍悅可吾意意詩書之脉藉汝以不  
絕而疾病侵凌方長遽折使吾衰莫之年重罹此變  
安得不惕然而驚盡然以悲也豈吾行貞神明而貽  
禍於汝耶抑汝之父母不當得汝為子而反以閑汝  
之生耶棺箴既周三日而葬于高亢之地汝生于外  
家而吾世家于此汝之魂氣無不之其體魄尚歸安  
此上也一祭而訣老淚潛然忽不知吾肝腸之如割  
也尚饗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

士辰門人柳貫實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  
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  
奠為文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為之磷縑  
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宣於口  
其取精者為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  
醇有醜若其賤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  
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於詩雖古人其  
既遠尚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秀而揚菲  
駕方騁而遂躒俯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為戶牖以泉  
石為弦韋悲天末之回風折瓊草其遺誰攬物華於  
篇詠不雪夫纂組繡而噉瓊璣惟游興之飄飄匪山  
巖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於龍雲上下

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含宿草之悽於是酌飛泉  
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  
釣瀨之風漪舉甌樽而徑醉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  
忻慨或吊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間蒼長與遺黎故  
其奉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之一鑑  
雖年者而未衰颺風欬其夕興駟玉軼而驟雲螭卜  
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  
之敢私緝衆羨而為銘亦既環于卷石之碑重斯託  
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亦  
高山仰心之思雖所用之非據幸松檟之堪依邈仙  
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日夕魄彷彿  
其未媿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於藁裡不揚于列

星則蒸為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風  
親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於樹劍淚徒沾於主衣爰  
因為位之初併矢心以薦卮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  
饗

祭許益求文

維至元四年歲次戊寅春正月丙申朔越七日壬寅  
近故白雲先生許兄益之大葬有期先一日辛丑友  
弟柳貫馳詣几筵薄陳香幣之奠侑之以文曰朱子  
之學上窺聖賢心術之微中啟儒先機籥之秘稽經  
誦傳而道闡於有言即事觀理而學本於自治凡精  
思審察之功所以為真積實踐之地雖寘樽於衢人  
人得挹滿而霑醉然尊聞行知則惟鰲峰獨得其至

蓋一傳而經北山之疏別濬淪義益精而辭益不費  
迺年德等差而得之魯齋其前承後引之亦建安之  
翁季所謂真實刻苦之訓暮何嘗判知行而二致方  
性言之丕顯而撫堂船山之猶未瘁非徒耳受而面  
承更益筵講而序肄茲寒泉一勺之多下注雙溪但  
見其可酌而可厲以仁巖之達識而遊於二老之間  
其傳緒之真固的然歸之王氏之世緬鄉學之重光  
山為暉而川為媚奈何聖蘊之宗遂壓戎馬之氣兄  
時弱年展也立志士之從師猶女之從人必先介而  
後贅方登門請事之初已得其人於進趨旋視之際  
曰微是子之精凝其何以當任重道遠之寄會先生  
起從祠塾之特招而承顏接辭之素願因得不踰跬

而自遂人十其功而已則百之學必至於充類而為  
知畫畫糜以加飡夜熬薪而照字披攘典墳采摘訓  
傳務為高深宏遠而不墜於習俗之管翳苟蹈道之  
弗頗亦皇卹乎室之空而躬之悴於是推其緒餘以  
私淑諸人而戶外之屢翩其來萃善待問如撞鐘叩  
有小大而其鳴聲則隨以異虛而往實而歸無不厭  
滿其心意故周旋動作之形常足以觀端槩正獲之  
所自昔者安定之徒亦惟於此有得而足以振聳群  
睨然而病寄蓬蒿環堵之居名在方嶽大臣之議或  
飛剡而上公車或顧廬而勤枉轡乃魏野之莫回豈  
朱雲之可更望駒谷之逍遙祇以興尊德樂道者之  
一喟瞻金華之古墟炳哲民之遺懿當成公巖立於

東而雲谷有朱衡麓有張若養賢之大鼎聯跗而參  
時彼一時雖號於專門而究其樂本同出籥章之一  
吹頃耆艾之淪亡變風作而雅廢庠校至於喪儀射  
鄉為之失位其言偽而辨者又不過沾沾尚口之窮  
截截褊心之刺兄子斯時獨能矯輕警惰屹鄉社之  
長城表斯文之徽幟以其服之於身者備之家既興  
於孝而起於弟非元方之難為兄則吾季方之德之  
誠或其有二考大行已若然何致遠之恐泥百年七  
十而疾病半之方托餘生於液齊胡為奠楹之夢遽  
掩泣麟之袂駭巷哭之相聞嗟善人之無類雖諸生  
越有心喪而弔服加麻禮適從於義制用循踰月之  
期勉就因山之窳孟子謂所性根於心其施之四體

者皆生色之盜睥莊周謂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循而  
致之未免行名而失已然則理義之悅天爵之貴兄  
既優得之宜乎出此而出彼若稽造物界予之隆則  
有子承宗有書在笥皆足以施澤於方來而為傳序  
不朽之計貫幸甚同門夙承末契自童習而白紛曾  
靡忘於兄事雖蒙霧有行潛獲沾於微潤而鞭駑並  
發難進希於逸驥中從官以漂流偶叨塵於班綴兄  
未嘗不為之喜動於中遄郵緘而藉慰以兄念我之  
深固將脫略涯分引以自比而我之望兄實若炳燭  
之鄰竊餘光之衣被迫倦翮之返栖相德儀之近只  
而龐公稀入於郡城鑿齒有時而一詣引短綆以汲  
深操鉛刀而就礪庶暮景之桑榆不胥為小人之歸

而君子之棄者先駕之摧輪寧後乘之無蹟繼今以  
往孰砭我愚孰撤我蔽恐恐乎籍湜之莫保其終以  
自負韓門之深媿幸工倅之遺澤誠底法而未墜臨  
奠綱以泚哀矢余詞以為誅諒精爽之如存尚炯然  
而監視尚饗

祭袁侍講文

維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越四日己丑  
友生文林郎前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東陽柳貫謹以  
災雞絮酒之奠致祭於友故翰林侍講修史清容先  
生文清袁公墓下嗚呼哀哉士不虛生學當論世道  
泰時亨豈人自致要其所遭有利不利或乘輕軒安  
行萬里或取康莊出門車弊當可之時際可之仕有

後有先何適非義昔公盛年蘊靈負智嚴和家庭如  
酌取醴執業師門如琢就器及其仁熟不績而藝一  
奮其飛進儀禁遂廿年三入遂掌

帝制詞體深醇載振其靡干時班行相頷易視國老  
永矧延紳郎吏刺裁政典牽引經旨有考有詢必究  
必詣史策編摩翰墨游戲燕許常揚譽無虛美

宸眷褒賢付以史事剪剔繁蕪斟酌義例衆方指目  
適觀成

命書還

燎既脩澗槃樂只英第角巾此門

綾被何取之廉不視其履珍悴之悲竊傷吾類自公  
已而世議曰詭孰雅而哇孰忝而批亦既十年浚垂  
往軌休否亨屯吾何望矣貫昔踰冠承公教指屢澤

堂筵句章客寄親仁觀德賴蒙鄙繼踵登朝幸聯  
班尾月夕風晨傾壺寘筵進之席間引以自比伯佐  
成均公尤助喜乃俾各嗣親予講肄予何能泐以承  
公意莫比揚鑣燕南掛轄談笑欣謳吟忘寐謂吾  
与尔後死則誅吊尖遠時予心媿取來拜塋門不見  
嗣子公神在天公言在耳難繁雖微有淚如水嗚呼  
哀哉尚饗

誄

馬景莊誄并序

新定故城千峰遺樹有大雅君子曰容堂先生馬君  
質不去華通不易介節孝之風刑于其家而儀子其  
鄉當是時守牧之賢若方公回鄭公君疇阮公麟翁

注注高先生之行而以處士之禮禮之章逢者流蓋  
倚之以為望者餘二十年予幸嘗不其二子解井  
堂拜先生於席前退而從二子遊如習射鄒嶧之郊  
奉身工祝之位禮讓興行非一日致然也伯子景莊  
林子景仁齒皆長於予故予得以兄事之而其伯林  
友悌特隆景仁出接四方賓客入自力於學景莊佐  
先生經紀家事囊橐細碎有憚有理間亦從吾徒遊  
行上下窮幽極深又若不縻於世故而趨立塵埃事  
物之表者也景莊未三十時郡守察薦舉孝以其名  
上之外中書為署丹陽書院山長以不樂遠去親側  
棄不就其後部使者屢薦起之辭益力目得朝父左  
右視時涼燠調適旨甘致其養以承其歡昔予過先

生見景莊容色不感訊其故知母夫人病數日景莊  
眊眊懇誠聘醫製劑必審必諱又數日母良愈則復  
出聯尊姐如常時其孝愛殆天性也予後客京師開  
景仁教授桐川乞告歸省未及家卒而先生春秋高  
若無以自寧其志者景莊忍情輟泣開折至理先生  
雖強為寬抑而思子之悲終憂憂在懷閱三年年八  
十五亦卒然景莊氣完而貌厚養深而守固子意其  
將平格老者無疑也泰定三年子補外南還則聞景  
莊以前二年甲子之十月十九日死矣年六十一耳  
盛強者或不能以必壽而衰羸者乃更以自全是豈  
理之固然耶景莊諱元椿娶賈氏子男三泰之申之  
翼之泰之為武昌路儒學教授孫男六說詵詵誌詮

諮孫女四曾孫男女各一馬氏本出扶風而自常待  
睦族望尤著宋兵部侍郎諱大受生通判漳州軍州  
諱昔昔生迪功郎諱友諒友諒生容常先生諱洪迪  
功於景莊為大父衆初兵部弟禮部尚書諱大同與  
徽文公仕同朝以政學相引重而迪功復沿世舊佳  
受業文公高第弟子黃文肅公之門當文肅修定禮  
書時親承講貫問學淵源有自乘哉惟其識夫大者  
遠者之不可以一二紊故能不以富貴蠱其心科舉  
累其志蓋至二先生再世而禮之教行子其家者察  
然矣則卷景莊之不棄其承以自泐其身又可謂  
之能子哉世之人常知按學問以求君子而不知君  
子之盛有出於學問之外抑觀其所受而可知耳泰

之將奉景莊之麗蔡匪湖先榮之次驅書告白与我  
先人遊今而在者非子其誰子可不為之一言乎予  
既重茲交誼乃濡涕為詞西向以誄于其神焉誄白  
漢萬石君以孝謹稱由奮開之而建是承昌用承茲  
其究不矜簡易維行進止維恒有服于躬匪學以能  
僮御訢訢楷規蹈繩使暢其風大猷可井東睦之墟  
小阜大陵莪祥于人美輯粹凝馬氏儒門世德烝烝  
匪前孰引匪後孰憑作之述之其培日增方時淪汙  
禮壞樂崩維克思誠仁讓迺興其興伊何一家閔曾  
有大斯立諸細曷懲斂手足形以免兢兢有封斧堂  
有薦敝齊惟君子世累善如登相其家書列在簡繒  
厥猷載之訓于來仍我昔交君謂我其朋君今已矣

撫棺莫鷹矢辭作誄匪說之勝百年飄風變滅相乘  
斯文在焉其尚之徵

啓

賀李孝方除廣東廉使啓

伏竄自淮易節喻嶺建臺聽履上星辰久俟承明之  
入衣繡立霄漢重煩直指之將雖云歷紀而升固亦  
選賢而授蓋臺憲為丘民之司命而領嶠制蠻服之  
扼喉唯不蓋乎方伯連率之蕃宣乃申寄夫祥刑使  
者之按舉持戟失伍果豈無其人哉求牧与芻必有  
任是賀者肆時猩嗥而鼉嘯不過蟻聚而蜂屯何煩  
屈致於兵符正可究親於民瘼誰言潢他弄兵之志  
子亦易草茲我謂周原攬轡之皇華居然成化暨勞

按部即奏安邊其惟某官比義具良史之才主靜存  
仁者之用謀王斷國是養其氣於至剛立教正人心  
納斯民於蕪善自試金鑿之初步共窺繡線之奇胸  
揆藻立供奉班遲遲漏點簪華登御史府烈烈霜威  
更嘗太學之蕃鹽緒正曲臺之禮樂將偏儀於朝著  
過寓直於寶儲奎閣然藜引中天太微而上樓船下  
鉞乘北風爽氣而來凡而闔區越徼之成經詔苦張  
綱范滂之再見吟酬芍藥瓊花之句需題扶胥黃木  
之碑鷄鷓之集魯門何至用諸侯之饗蚌蛤之還合  
浦祇以形廉士之歌酌泉而我自不貪問俗而民交  
相慶吁見萑蒲之聚豕為撥櫛之歸昔周茂封之始  
治是官訊獄每先於洗澤乃呂獻可之荐更外服愛

君深繫於隱憂此皆名世之真儒亦越奕邦之狃匠  
是本之豐者未必遂而積之厚者用必周人惟舊而  
非新瀛州有真學士道將嚴而有命龍斷彼賤丈夫  
顧勒成巨唐一代之經必數求司馬一正之策矧  
明招方勤於備纂而前聞九務於蒐羅作世采章頃  
公華削其為寮學省受服民編重未契而下交竊餘  
光以明耀鷁舟沂泚有躋經從豹隱在山靡皇賓餞  
倭指鴛行之舊傾心燕賀之私惟不廢於緘滕因併  
承於窺餼梅華玉節踰瞻蜀使之躔茅屋石田甘老  
杜陵之曲有懷歸倚莫聲言宣

賀張希益除禮部尚書啓

伏審疏寵形陞華紫橐即官上右方參宥密之謀

尚書後行遂主儀文之事豈心朝紳動色將令儒服  
增榮竊以庸禮而謂我即天命鄉而猶歲統日秩宗  
詢四岳蓋自古以九欽祠部揔五曹亦自時而始制  
惟品式采章之數有討論煥飾之功此豈迂闊於事  
情要以弼綸於國體矧大比賓興之伊迓而斯文柄  
任之宜專考真行而不掩焉尚古人之獨見觀其辭  
則過半矣抑知者之深機賢才或由是以朋升陽德  
亦乘之而主泰故反汗道彰於渙弼乃改絃必貴於  
和聲揅執喉舌之司萃此精神之運然惟某官海岱  
英氣星斗紀芒泱泱大國之風得諸樂本飄飄上林  
之賦自是仙姿供奉於員元朝士之間醞藉出建安  
才子之右方執簡登園丘而議禮洎授亮入西掖以

書辭至今獬角之威好在鰲坡之藁曳履徑躋於法  
從含香初對於禁塗大蘇公素號詞臣不負向來批  
勅之手歐陽子再為座主盡攄平生愛士之心使螭  
涎無復獻譟則鳳麟自然薦瑞顯受進賢之上賞是  
名報國之忠誠余豈負官蓋昔為貳而今為長時不  
舍我猶前有疑而後有丞行矣陟庸念而延佇其情  
深賀燕跡後登龍兒子同遊要亦在門生之列丈夫  
未遇豈無望國士之知慶臆誠陳敷言則淺

代同門友上許左丞謝解啓

伏以右文初改下溫詔以興賢左轅真儒妙洪鈞而  
播物遂使操觚之末亦叨充賦之榮化地深恩私門  
厚幸竊怕文章與時消息禮樂待人興行自成周論

士而來洎先漢設科以始傳之經術莫非明道正義  
之言證諸事為壹是尊主庇民之學亦嘗究觀感代  
之良法未可譏為異時之虛文徒令談者之紛紜見  
謂儒生之破碎非特達遭逢於盛際曷庶幾鋪繹于  
宏猷噓六籍之寒灰芴菑留古訓蒐百王之墜典上飾  
天明肆時鄉閭先德之求猶昔學校貢英之意如某  
者少而辛苦壯益漂流間目屢澤之講摩竊窺考亭  
之述作主人謝客笑尔五窮小子學詩漸予多識願  
言志求歌而已豈授政專對云然至若相如靡曼之  
辭與夫公孫愚艱之策一燈夜屋雖嘗美翰以娛嬉  
萬棘秋闈明直棄兵而鏖戰聊以此而困造物豈憐  
我而拔泥塗置荀伯於在三何嫌小却如趙咨者有

幾已媿先登奪標到手以若驚濫吹及門而實懼茲  
蓋伏遇某官單傳正學密贊化機師保萬民備悉彌  
綸之盛忱恂九德獨持監裁之公是以識之審故擇  
之精所謂樂其善而忘其勢蓋親得於厦旗之至論  
匪徒專乎筆削之微權辱此兼收宣為殊遇某敢不  
益磨頑鈍仰副陶成科舉利祿之文姑爭驅於場屋  
道德性命之學敢有昧於淵源抒謝情深敷陳語淺  
通高副提舉啟

伏審龐疏宸綉光領儒紳禁路雲霄直希蹤於峻武  
泮林雨露乃屈意於斯文蓋司存獲引重之榮則老  
我遂蒙成之幸輒抒衷素併闡前旌恭惟某官言有  
樞機學無雕飾方七分說易拓開心上之經綸及一

名薦書掇取毅中之科第顧何嘗以成己為德徒自  
詫其獵較從時歸乘半刺之車仕得初筮之吉曲江  
宴幕排銀榜尚春色之冲融廬山飛雪灑石缸更塵  
襟之深淪越三載如始至方千里猶一家屬聞臥轍  
以興謠已復問釣而作賦出門西笑共期直上於蓬  
萊懷綬南旋未免低回於菽水雖火鵬有六月之息  
然神龍無百尺之蟠惟江鄉均視粉榆是楚材實生  
杞梓比乖涵育端俟封培觀魯侯之旂云將至止問  
齊人之戍已迫踐更戒導從以肅驅載殺脅而偕往  
夙宵命駕來暮有歌某愧甚負丞幸哉聯事庶幾泉  
阿雙劍之合幸成墳笈迭奏之和同官為寮此席既  
還於本色一人得友予心竚沃於芳猷傾倚方深敷

### 陳丙究

####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

石浦江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卷中所錄古今詩五  
百六十有七首雜文二百九十有四首初先生為  
文多不存稟年四十餘北游燕始集為書名之曰  
游稟及官成均轉奉常則文以職司名之曰西  
稟曰容臺稟出授舉江西則又以地名之曰鐘陵  
稟自江西退而家居則又以所居齋名之曰靜儉  
齋稟間嘗西遊吳中則又以游名之曰西游稟游  
而歸休日對烏蜀山歌咏自娛則又以山名之曰  
蜀山稟未幾召還禁林述作日益富尚未名稟  
而先生歿遂為人乘間持去今所存雖七稟瀕與

同門友戴君良定其九可傳者序次如右以光生  
官至翰林待制也通名之曰柳待制文集云天地  
之間有至文焉相軋而生相錯而成其昭著蓋無  
時而成熄也故觀乎朝廷則削度文為聲明采章  
秩焉而有序觀乎宗廟則鐘鼓相宣邊豆靜嘉  
焉而有章觀乎軍旅則隊伍嚴列旗精精明肅焉  
而莫犯觀乎政司則出號施令舒陽慘陰廩焉而  
可畏觀乎庠序則禮教脩明上下洽比穆焉而相  
親兄若此者皆至文所寓未易以一言盡也惟能  
觀夫會通則其精神之所流布往往凌厲奮蹈不  
得見之於功烈必能宣之於辭章此古之有志之  
士所以不出於彼必入於此雖其所戒有不同而

不隨世以磨滅者則一而已先生素涵匡濟之學  
鬱而不能大振於是悉斂其英華發之於文震盪  
汪洋自成一家之言或鋪張制作之休懿或昭明  
神人之感誦或序列兵戎之功伐或闡陳善治之  
亟急或推原名教之攸繫埴筆而成其光燄萬丈  
自不容掩初未嘗區區求工於篇章之間也國子  
監丞莆田陳公旅嘗評之曰柳公之女屠蔚隆疑  
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香莫窮其端倪天曆以來  
海內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烏  
傷黃公晉卿及公四人而已識者以為名言嗚呼  
先生之於文可謂至矣可謂善觀會通而能宣至  
文之昭著者矣使先生得大振所學功烈僅施於

一時孰若斯文之傳衣被於無窮哉雖失於波而復得乎此有不足深憾也是集既成庶訪使者余公闕命庶俟阿年八哈刻真浦江學官尚餘古今詩九百有七首雜文二百四十有八首未加詮次瀛復同戴君分類題為二十卷題曰別集授先生之子自箴之俾世世謹其傳焉至正十一年辛卯歲春正月甲子門人金華宋瀛謹記

附錄一券

元故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博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為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為官秩宋南渡初有自解從杭者生子曰森又自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廬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捕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諱媯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閣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回命之曰贊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資於今文為貫故公自署

村原

其名為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待泗州府君  
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  
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州  
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完其有趣而於  
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  
鳳枯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翺三先生隱者以風節  
行義相高間出為舌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  
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  
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抗於宋為故都向  
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  
為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先生開南陽  
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

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定九密往來即無虛日凡

學問末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

言必有徵不佞事浮藻以追世好公亦注注喜

為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

節按察屬部夫舉學政教官之備負充位者一切謝

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

於是泗州府君為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

公一見輒加器重亟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

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又為

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

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為士者談儒服俎

事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

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權將仕佐郎國子助教由助教為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古今之宜而為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匭茅輕舟搖多致覆溺公請附以它貢物鎮其舟空令以為便勳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家文移山積以格不行公為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為部使者所劾它使者力辨甚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子求於謚議中母及臨江事公曰其

事所以百其非事安可沒乎其子乃歎麻衲國者欲以其相配食孔子廟袞莫敢作公独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歲曹乞加封爵公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將為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皆不罪乃外以文林郎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為米八十石公亦去之後來莫有敢迨其辨者龍興郡李父廢公為新其棟宇聘名儒為孝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孝地東湖書院田為僧所據者一百三十畝悉棄而歸之宅書院不籍所官者死慮數十舊設水頌一負同其金設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議

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曰持其長短  
交攻王許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修漢  
光賢徐孺子墓一求高士蘇雲卿祠故碑碣所絕可  
闕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刺之苟可以扶世道民者  
無不為也南康舍書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人公  
被行首及慮府檄誦其獄鉤緹隱伏而得其精所平  
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社門不出者  
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人偏其齋曰靜儉成盧僅民  
風雨饑粥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馬  
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  
凋落近臣以公名聞干  
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部兼國史院編備官起公於

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  
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  
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

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  
十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  
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  
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  
事靈輜南還諸公引縵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  
咸為咨嗟墮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  
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  
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直次同次同孫男三人樞穎  
穆栢早天穎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

韻沈默局度堅疑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  
驚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  
家俞氏遇之恩意弥篤讀書博覽強記自其喪百氏  
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之技異教外  
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紆餘才完而氣  
充事詳而詞覈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  
古硬竒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  
楷法善鑒定古彙器書畫而別其真贗晚益沈潛於  
理學以為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  
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文集若干卷方彙  
次以行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冑監時  
有同寮之推故既為之銘納諸壙中自等復奉門人

宋濂之狀屬潛為之表揭于冢上潛與公居同郡學  
同志辱游於公最久知公為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  
後死者之責也非潛其誰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  
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為唐望宗後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  
遠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逆祐初元朝多俊賢  
公游其間翩翩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  
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  
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  
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計聞乘化而歸公乎奚憾  
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  
刻在墓門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

脩 國史同知 經筵事黃潛述

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柳

先生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曾祖考蘊

妣童氏

祖考補之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

皇元贈奉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

男

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抑氏其先出于有熊至展禽仕魯為士師食采柳下自以為姓自後子孫寔盛世家河東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鑄始從趙忠簡公鼎自河東遷杭子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三傳至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縣令金高郵先生父也以咸淳六年庚午秋八月一日生先生於烏蜀山私第先生素有異質雖未成人時即不苟取嘗隨高郵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求而還之高郵驚異甫及冠遣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仁山遠宗識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公鳳與粵謝公翺括吳公思齊將歷攷先秦兩漢以

來諸文章家大肆放欠開闔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不自以為是復最糧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顏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之純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為之傾盡隆山羊公應龍得太史李心傳史學端緒且諳勝國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秩系如指諸掌先生又遊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聞四方矣 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成申遷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中先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兩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明一見輒器重俾諸子師事之當時孺為名

公卿者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澂嘗語人曰東陽柳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以墨一九授之曰文章心印今屬子矣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四十八銓曹以士論所歸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六年巳未改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如神明其後散之四方樂千餘人去為良御史名監司者甚眾泰定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徵事郎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先生為權準古今敷繹詳緻廷議莫不多之勲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為之質行定名三月皆畢臨江守李侯倜為部使者以劾

他使者力辨其誣後官至集賢侍講法應得謚其子  
欲入金陵臨江先生辭之卒明其非罪枋國者欲  
以其祖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  
毅然持不可事遂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  
請錫封爵中書下其事先生以為神歟能鼓民下治  
將亂請檄河部禁戢之沈陵歲貢包茆四十餘甕茆  
輕舟搖押行吏多沈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之二  
附他貢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  
一滲輒棄不視先生白相臣造船司以脩治之其當  
新者聽給沒入賊吏錢毋病民會有力沮者不行監  
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再上弗報三  
年丙寅先生年三十七以文林郎出為江西等處儒

學提舉龍興郡學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聘延  
名儒孫轍為學者師士風為之復報他書院不藉於  
禮官者亡慮數十其出納布粟從提舉署主領一負  
司之有力者常行偵求檄至則乾沒為奸先生盡罷  
遺分隸所在學官提舉朝夕儲歲進米凡八十石皆  
取於諸生餼稟中先生謝不受後來莫有敢追嚴其  
弊者黃冠師建三靈廟以僣學地浮屠據東湖書院  
田二百三十畝而羸先生皆為復之葺漢先賢徐孺  
子墓立宋高士蘇雲知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  
者必訪求而重刻焉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  
豐城學徒挾姦以持校官短長時主教者又不知以  
職自振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

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  
生識其獄先生為鉤擿隱伏所平反者甚多滿秩而  
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先廬數間僅蔽風雨而饘粥  
或不繼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嵩壑海內仰之  
猶如魯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為斯文隆替  
之候風紀行部必遇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  
生年七十二  
朝廷更化徵用老成臺閣近日有  
以先生名聞于  
上者於是

有以翰林持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先生於  
家先生即冠帶見使者退謂人曰吾今幸親禁近  
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死不恨矣會貢舉法

復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衡二年壬午夏五月至官  
僅七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一月九日而先生  
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下皆來歸賻館閣之士至  
於灑泣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子博士吳公師道  
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事御史中丞張公  
起巖在成均為同僚友至是哭之尤哀家孫穎奉靈  
輅南還諸公相與陳奠都門見者皆咨嗟墮涕三年  
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夫人盛氏合墓通化鄉  
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十二年卒子男三  
占同因孫男三和穎穆和天女一呀著書有文集若  
千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  
三卷藏于家先生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

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  
驁者聽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季  
弟實出為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獎進  
人材為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人有一善播之  
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強記自禮樂兵刑  
陰陽律曆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老佛家書莫不通  
貫 國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為精詳善楷法  
二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為文章  
有奇氣春容紆徐如老將統百萬兵雖旌幟鮮明戈  
甲焜煌不見有喑鳴叱咤之嚴若先生者庶幾有德  
有言為一代之儒宗者矣先生既沒同門友戴良既  
著哀頌一篇以洩無窮之悲復恐先生之羣行煙

以顯白於末世俾瀛狀之瀛雖不敏先生之教  
為深目不讓而蒐羅 評薦成章以附家乘之後  
雖言之不文幸無媿辭也日太常特為定謚史官特  
為立傳尚有采於此 謹狀

至正五年十月 日門人金華宋瀛狀  
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為著石表辭一通  
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嘆公之深於知先生  
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  
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  
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  
得先生之女以為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

所以知先生者後以其文耳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  
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溫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  
之卷舒疑如崖岬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  
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接也以之正家則家齊以  
之莅官則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  
直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  
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厯叙而鋪張之後之  
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曷足以  
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  
生者視公為何如哉公少先生十歲而其出遊於  
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中外也又  
未始不与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

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  
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  
曰予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  
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  
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貞將刻公所著表辭於荆山  
之所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於碑陰世欲  
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於斯至正十年八月既望  
門人戴良謹記

增附文十五則

勅命

奉

天勅命勅曰先生之道具存方冊非得真醇篤學之

士敷繹於後則道固默隱而不彰矣爾柳貫性  
資高朗學問宏深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  
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京闈可授翰  
林院待制進階奉議郎爾尚益懋遠業以需顯  
擢欽哉

至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議

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謚文肅議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太和於生物之地置太肅於  
成物之時蓋壅達茂遂之極非濟之以至嚴則盛者  
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於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  
降之以霜露沍之以冰霰使昔驕虛暴溢者一旦收

斂縮開折挫而無遺寓深愛於至畏之中萬物莫知  
其所由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為教也惟人也亦然  
導之以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而化之者春之和  
也臨之以嚴恪以摧其惰慢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  
其邪僻之心不怒而威不言而厲者秋之肅也育材  
莫善於和成德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  
教乎故翰林待制浦江柳公先生負瓌雄絕特之才  
畜峻大剛方之德發而為文則沉鴻而雅勁見之於  
行則端重而正直怠色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  
學以聖賢為師而不戾俗以為異所至以教化為重  
而不阿世以為同起為人師入造胄子周旋禮樂之  
署統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闢異端

扶倫紀黜淫祀排勢官勁氣直辭可輔彞訓危言卓  
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而燕處凜然神居屹然山峙喜  
怒不著語默有恆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  
亦亡時異典湮節惠之禮未舉門人咸喟歎而稱曰  
士有易名况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  
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為稱先生之德宏深博大茲  
不敢擬議然表見而易觀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  
謚之例以文肅定謚如何眾咸曰允哉遂謚曰文肅  
云洪武十年春三月己卯朔日門人宋濂謹議

記

柳氏譜記

天台方孝孺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可東其故

所居宋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  
子林彬字子均瀚之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  
元積也監生三子禪也祐也禪子則圓與慶圓天則  
慶子斷不繼也祐子則友與更友子新亦不繼而更  
無嗣也彬之子何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  
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絕也禪以下曷為不字非無字  
也為其絕故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崇德  
縣主簿也崇德之子則知高郵縣事金字時聲也高  
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  
其子為誰賀也諱貫字道傳也寶字惟善也實也賀  
與實奚亦不字賀無嗣而實後俞氏也次子嘉諱者  
何尊之也曷為而尊之學為當世師而名聞於天下

宜尊之也其仕則為翰林待制而私謚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字景文璟之子曰復叔賢杞叔堅也復子三恂性怡也杞子亦三愉悵悵也恂至愷不字未冠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貞致明其長也同致和次也曰致文季也貞三子秬穎穆秬天穎字伯嘉為永豐尉而士唯子應士恕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子中而孫則崇本崇源尚幼也同二子稠穉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士敬穉子也稠無嗣也曰子程叔則而士禮士禧程之子也自鑄自崇本十一世矣十世之家恆有之醇厚而文如柳氏不若也文而名世如文肅公難能也名世而有後以承之尤不可見也余是以樂稱之也

跋

書蜀山遺藁後

邑志載柳待制手書蜀山稿綿紙繕書不分卷數凡四大冊每長闊各尺二寸厚寸餘書體倣鍾繇蔣大祿從柳思臯秀才借閱客見之嘆曰造化精華當謹守護鬼神恐攝秘之蔣心動封識歸之越三日柳氏家燬槩屬煨燼余過柳氏自泰嘗及此自泰為言從祖克復尚存一本但扁藏極嚴余急為折券借觀正如志所稱但所言書法似鍾繇實不然大似魯公耳雖無序目可考然按其文多係元統乙亥至至元戊寅四年間所著攷文肅於天曆二年乙巳自江西泐秩歸卧蜀山著靜儉齋稿十餘年為至正壬午起待

制而沒則此為第四冊可知冊首一幅有柳氏道傳印章又朱印一百九面今所存只五十九面厚亦不能及寸其為殘闕幾半然也又出靜儉翁自贊小象字畫與此稿本無二自泰又言文肅尚有手評下論語及蒙古書誥勅皆從兄自幾所藏大抵文肅文氣龐渾筆畫嚴正無一縱放時佹處皆類有道所為令人儼然起敬不得拜其遺像而然矣凡至人精華不滅類有神物以為訶護此祝融氏所不得占盡者斯文幸覲盟焚呵凍以書柳氏賢胤永共寶之崇禎丁丑至後三日後學張燧識

跋柳文肅文藁冊子

此柳文肅公手書文稿十四首予友朱君翼之所藏

屬予識猶記丁丑冬嘗跋公遺稿蓋元統乙亥及至元戊寅間作此則其前六歲天曆己巳作也前此者廣長各尺二寸許視此方幅幾倍若書法之剛方耿介與中縫之朱印尾冊之圖章則與此皆無略異焉己巳為公滿秩歸蜀山之年夏四月則尚候代江右時耳先君子工書法酷類公非直優孟形似予嘗戲懇臨摹一幅雜原稿中歸之柳克復輩終不能辨與晉穆帝令張翌寫表右軍不能自認正同時甫一紀再展公稿而先君子已不可復作矣把卷為之長慟若公之書法推轂於昔賢宋承昔人物記嘗稱公善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冰胡元瑞詩數曰虞楊范揭書掩於詩道傳與鮮於趙鄧皆以書知名詩為

書掩此不待子品隲也順治己丑花朝夫次張燧題  
於妙來閣

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剡原戴表元

古之用人權尊而法踈權尊則易於取人法踈則人  
得以盡其才吾觀周官太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  
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以召名士故薛宣有  
欲更朱雲之嗟而桓温亦以能容孟嘉為喜然不聞  
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則  
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  
可易而屈也科舉興銓格密其說先裁之以中人可  
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以至江

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僚若州  
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陋而人情往往  
不難於為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  
之學亦趨趨畏赧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  
諸僚不過簿書胥吏勾稽剖析之類而師傳之職有  
不止是焉者則法之所不及又繫乎其人之自為之  
與屬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  
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置有志節者  
或恥為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吳楚闕士待命  
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闕升府宰士奉牒以次禮進  
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為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衢  
之江山焉江山固衢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客車

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  
無以盡其才昔夫子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  
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  
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  
以為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  
亦可乎道傳曰唯是為序

贊

蜀山靜儉翁自贊

好學而莫或致之望道而未之見也壯而漫仕初何  
與於尊榮老而歸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貧賤也若乃  
企卒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拄笏而看山飲水  
而著書尚庶幾可以傲兀夫無窮之世變也

又

安陽韓性

熙乎春陽凜乎清霜無求於名而名日彰敷教成均  
議禮奉常方期盡皇猷之黼黻奈何岸烏巾以徜徉  
是將使江山雅趣皆衣被其文章之光也耶

又

偉貌長身端嚴若神即而就之煦然春温海闊天高  
莫窺覘其宏度靈奔飈豎壹驅駕乎雄文來趨蹌之  
襟佩作儀表於薦紳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  
帝制煥大號於乾坤惟其具該博崇深之學所以繼  
光明俊偉之倫仰瞻遺像有涕霑巾倘使泉臺之可  
作庶幾士俗之還淳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門人宋濂拜贊

又

眉山蘇伯衡

經濟之才宏博之學識見之高制行之確誠一代之  
偉人乃萬夫之先覺

五賢祠待制柳公贊

門人戴良

朱學之傳至於文安四葉綿綿公得其師猶水有源  
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於帝庭帝嘉其能  
俾居縉紳與鴻碩為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  
宗髦士三千于千而從頌臺有禮公訂古始佐明文  
治成我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闕教弛武子之澤一墜  
於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卧窮山垂十五年流水  
去住浮雲往還鋒車薦至乃掌帝制惟公出處闕時  
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倏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

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祭文

祭柳待制文

戴暄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盡公之閎博雄深披星斗  
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初意遣言搖毫行墨  
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溶乎神化凌駕乎傳匹  
而况律已温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則言  
不乖忤而心存整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  
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蒞事務殫  
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於  
儒臺啟藏書於石室皆足以垂譽來今騰輝古昔然  
而官僅階於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禁林之

納獻究蘭臺之譏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颺散而星沒  
嗚呼哀哉國殞其良孰為衡石人殄厥師莫有矜式  
彼縉紳之在位因匄匍而凋恤紉公之棺者有以駭  
都門之見聞臨公之喪者有以興閭巷之楚惻况某  
等近連姻婭蚤蒙振拔當靈車之遠還情怳怳以何  
極瞻荆山之故墟日徜徉乎履烏曾歲月之幾何遽  
長掩於玄室痛幽明之夤隔莫以酬夫舊德列觴豆  
以告哀尚愀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師柳待制文

戴良

嗚呼先生文場之師文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意  
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越自成童展也得師  
蚤叩巖南繼謁仁翁衆理之淵至道之腴遂燭而融

乃充新得飲彼豪英一變溫恭先生曰嘻庶廣見聞  
觀厥會通龐材碩德一二徧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  
衣被海內揚厲文風王公戚里緘幣走門惟日憧憧  
二十年間穹龜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修曰驗於為  
以攄厥衷實艱初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胄子  
聞氈而附鼓篋而從司誅奉常領教儒臺聲甚颯颯  
包茆有貢覆溺江湖再歲而逢先生䟽之俾附軺傳  
以活疲癯後祀匪德禮官憚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  
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及涖洪都曾未期月教雨其濛  
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官我疆我得先生正之  
慚屈盲聾已則有粟先生均之廩士告豐報政而歸  
蜀山之下浦納之東飲水著書藝薪照字歲且十終

四海環胸英聳如山炳煥猶龍飛剡文章論薦公車  
上達帝聰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稱公而今而後  
庶其大用以收厥功天胡不仁賀轍未安門已吊凶  
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于茲  
肇自童蒙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  
戒我勸我在麻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質纖而必洪  
窘茲賤寒乃我之責可不薦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  
若闕厥躬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  
位不滿能亦云顯崇先生之生踰七望八孰曰非翁  
得正而斃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  
孰繼遐踪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輒車既駕  
恭陳薄奠矢辭告哀嗚呼先生魂魄毅兮覽我哀恫

祭故翰林柳待制先生文

鄭大和

維至正六年歲次癸未十有二月癸巳朔越十又八  
日辛亥友人鄭大和致祭于故翰林待制柳先生之  
靈曰自河圖授羲洛書畀姒而人文之朕已萌煥乎  
有殷郁乎蒼姬漸至暢達而敷榮自時厥後或晦或  
明迨春秋兩漢之壯偉華贍猶為可尚至魏晉梁隋  
之浮誇淪靡有不足稱自後或盛於唐復有五代之  
淺陋再闡於宋及逢季世之殘零蓋未有若我皇元  
之盛治作者之迭興也是故許文正之丕顯性言直  
造周程之秘奧姚文公之恢拓文體上追韓柳而爭  
衡倡之導之以勵多士鼓之舞之以風四方而弑弑  
文學之美亦何翅龍興而雲集虎嘯而風生公時壯

年立志已宏從師問學負笈擔簦既見巖南於仙華  
又謁仁山於灑水而所謂知行並進者亦惟誠篤而  
粹凝於是悉心以傳授若性理之精微文章之準繩  
公既盡得之矣宜乎志益篤而學益進故其氣貌之  
溫溫德性之蒸蒸使人就之則儼然而威即之則肅  
然而清蓋不可以意而將迎公不自為己足而猶廢  
寢忘餐究理會原諷經訂傳必若庖丁之中其肯綮  
易牙之辨其淄澠然後敷暢融液發為文英此其積  
于中者既久而見于外者故能韞韞而崇竑其勢若  
黃河怒瀉達於四溟其氣若白虹橫布貫於太清其  
文焰萬丈之長猶火之燎原烜赫乎宇宙燿燿乎丘  
陵飄然如曳明月之珠毅然如建干將之戟森然如

列昆陽百萬之兵讀之則洞心駭目服之則睟面盎  
背如觀火龍黼黻之文聽錫鸞和鈴之聲壯矣哉獨  
以斯文為任而先一世嗚是宜為國之楨作帝股肱  
而措天下萬世於隆平胡為初主頻鬻歷典儒臺而  
遂十載韜迹於林垞惟德柱之冲淡恆葆淑於醇靈  
固不以賤為辱而以貴為榮然縉紳之慕戀學者之  
依憑蓋有若鳳凰之與景星子是有詔起公直赴神  
京吾意天其或者將使潤飾乎皇猷黼黻乎帝廷而  
作我儀刑奈之何德未溥施道未大行而遽即世於  
玄扃豈造物之難知抑神理之不可徵吾將有問於  
彼蒼果孰尸夫窈冥何賢人之萎瘁而儒者之救寧  
一世之矩萬世之長惟微言之尚存為學者之佩珩

大和幸承末契深締交情以區區之合釜剡上其事而致旌復之命曰規曰範敢不是志是銘一尊我公之素營諸孫弱冠俾之受經祝之以辭而責其有成則公乎我之隆有德義之交并敢不深加刻厲拳拳服膺自今以後其孰能剪伐我荒穢剔迪我聾盲瞻荆山之阡有四尺之塋痛哲人之不可見惟松楸鬱其青青樽俎既嘉籩豆既盈薦以牲牲侑以粢盛諒精爽之如存庶來饗其芳馨望蜀山而矢辭哀涕淚之如傾尚饗

祭故翰林待制柳先生文

程汝器

維至正三年歲次癸未夏四月丙辰朔越二十又三日戊午浦江縣知縣程汝器致祭於故翰林待制柳

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之學閎矣而不盡章章於天下蓋所能者在我所不能者在天也先生以伊洛為宗修諸身徵諸人究之也精積之也深以先生所能措之朝廷推而達之天下斯民將享其德儒者之用可暴白於後世矣吾豈意夫擢之冑監置之太常遷之文臺思小子之斐動歸與之嘆一丘一壑者殆十有餘年天書徵取固將黼黻帝躬絲綸王言而聖代文章煥焉與周漢同風嗚呼吾又豈料夫宣德揚休之志鬱未及展而造物者已趣其終矣所謂天者誠莫之能為命者誠莫之能致屬治茲邑仰慕維新旅襯言歸薄陳一奠哀哉尚饗

柳先生詩文為元人集中最上乘不特世鮮元刻即  
明初翻本亦為今所甚珍余近鈔宋元人文集端事  
校讎目無善本不獨鈔本多謬即刻本亦難憑也揔  
於翻刻之頃惟事矜功護短不肯自認才學有限以  
闕文疑謔留俟後人以致含糊臆測三寫成烏前鈔  
周益公集中詞科舊稿首序原鈔以繇音宙為繇新  
鈔改繇為由譌復傳譌當吾手也甲辰冬盡繡水竹  
垞先生門下客周姓者持柳文肅公集求售據稱映  
鈔元板閱之見字畫纖細疑謔頗多乙己春臘得彭  
城錢氏收藏明初翻本又借金星韜所藏國初翻  
刻本兩校之下慨夫一解不如一解不獨今人不如  
古人也頽靡不挽誰使之然固於暇日以繡水為主

此頁為書影，內容模糊，中央有大型圖章或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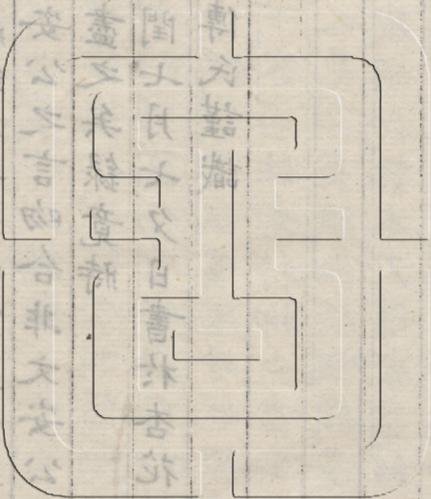
叅之明初國初辨其筆畫錄其疑譌以俟政高明  
未必非明窗淨几一端也宋蔚如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楊文安公評先生文云如老將統百萬兵旗幟鮮明  
戈甲焜煌不見有喑鳴叱咤之嚴余於己酉長夏假  
宋蔚兄家藏鈔本手自印寫通得五百三十四紙覺  
篇篇與文安公之言吻合非文安公不能定先生之  
文也嗚呼盡之矣錄竟時  
雍正七年閏七月七夕日書於杏花小樓太倉謝浦

泰心傳氏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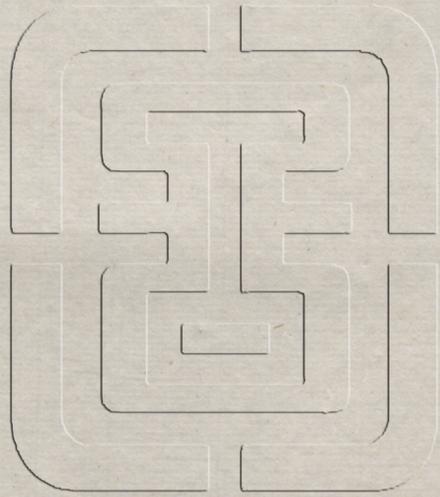
泰心專為點檢  
 藏五十年間  
 文也無和盡  
 為與文安公  
 不傳天家藏  
 又甲與皇不  
 謝天妻公陪  
 國初其  
 不  
 十  
 四  
 五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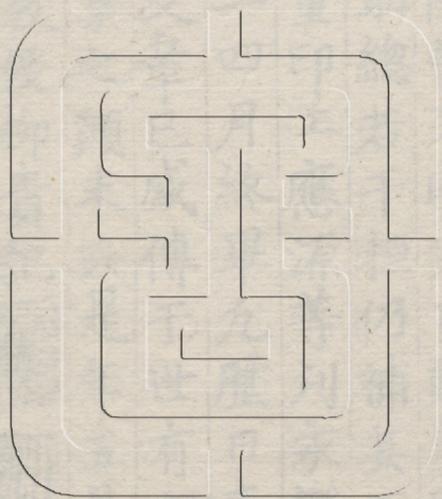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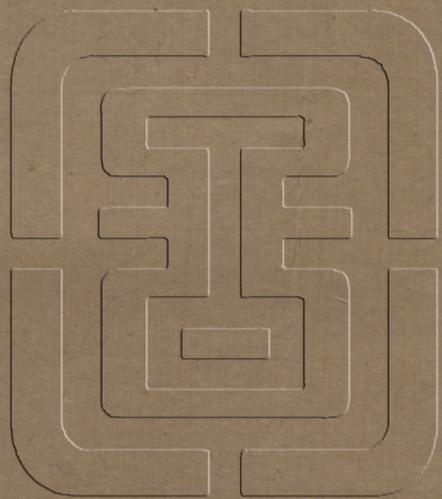


乾隆乙卯春從同榜蔣賓峒館中得天順本柳文肅公  
 集已自詫為希有惜中多爛版字跡糊塗十五卷慈  
 慧菴記後十三篇盡從闕如是所憾也茲八月十日書  
 船友鄭輔義攜是本來係太倉浦星瀝抄本觀其跋  
 語知自宋蔚如藏本傳錄蔚如蓋以影抄元板為主  
 而以他本輔焉者也取與天順本彼此參對不特字  
 跡糊塗者十可補其八九而且十五卷中所闕記文  
 俱全其餘之賴此校正者不可枚舉以云影抄元板  
 未必子虛行款字數刻本悉同惟增附文十五則刻本  
 所無文肅集得此本當為最善矣  
 棘人黃丕烈識



誠斯文美事豈無好義者成先生之志倡支  
米參石陳曾朱助素貞鄭義門黃容吳永  
和皆量助總若干拒仍補其不足命生負  
盛文蒙董印工應源等刊永樂肆年正月  
望日起工四月終畢允歷日壹伯伍柳公  
之德業文章已盛傳于世有不待言姑記  
補刊文集之顛末云是年五月望日金華  
府儒學教授柳貴記





張

Y. T. LAM, CIVIL ENGINEER, 111, N. BROADWAY, NEW YORK, N. Y.

